

2020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新聞業進入關鍵十年，冠狀病毒使情況更加惡化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表《2020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報告顯示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突顯並放大許多危機，使得大眾獲取自由報導、獨立、多樣、可靠資訊的權利面臨威脅，未來十年將是決定新聞業走向的關鍵。

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都會針對 180 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工作處境進行評估。2020 年發表的指數報告顯示，各種危機交互影響新聞業的前景，所以未來十年對新聞自由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些危機包括：威權政府侵略野心造成的地緣政治危機、缺乏民主保障所導致的科技危機、兩極分化和鎮壓政策產生的民主危機、對媒體的懷疑甚至仇恨造成的信任危機、弱化優質新聞報導的經濟危機。

我們利用指數報告的評鑑方法對這五種危機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而當前的全球公衛危機使上述危機更加嚴重。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表示：「各種危機牽動著新聞業的前景，未來十年將決定新聞業的走向。冠狀病毒大流行讓大家清楚看到哪些負面因素正威脅大眾取得可靠資訊的權利，而且疫情本身就是一個使情況惡化的因素。到了 2030 年，資訊自由、多元化、可靠性將呈現何種樣貌？問題的答案取決於現在。」

各國面對冠狀病毒疫情時壓制媒體自由的程度，和該國在指數報告中的排名明顯相關。中國（第 177 名）和伊朗（下跌 3 名至第 173 名）都對國內主要疫情爆發進行廣泛審查。路透社於報導中質疑伊拉克（下跌 6 名至第 162 名）疫情相關的官方數據後，被當地政府吊銷執照三個月。就連在歐洲，匈牙利（下跌 2 名至第 89 名）總理奧班也通過了「冠狀病毒」法案，民眾若散佈假消息最高可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這種強制性措施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德洛瓦補充說：「這場公衛危機給了各國威權政府一個機會，讓他們可以藉此施行惡名昭彰的『震撼主義』，仗著政治停擺、民眾還在驚嚇之中無暇上街抗議，趁機採取平時不可能實行的措施。為了不要讓未來的關鍵十年變成災難性的十年，各地立意良善人士都應不論身分採取行動，讓記者可以確實扮演好社會上可信的第三方，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具備相對的能力。」

2020 年指數的主要發現

2020 年挪威連續第四年蟬聯榜首，芬蘭也再次拿下亞軍。瑞典（下跌 1 名至第 4 名）和荷蘭（下跌 1 名至第 5 名）因網路騷擾事件增加而排名下降，把第三名的寶座讓給丹麥（上升 2 名至第 3 名）。墊底的幾個國家變化不大，北韓（下跌 1 名至第 180 名）取代土庫曼成為倒數第一名，而厄利垂亞（第 178 名）仍是非洲排名最差的國家。

馬來西亞（第 101 名）和馬爾地夫（第 79 名）在 2020 年的指數排名進步最多，分別躍升了 22 和 19 個名次，都是以選舉方式換政府帶來正面影響的功勞。名次上升第三多的是蘇丹（第 159 位），在巴席爾下台後上升了 16 名。2020 年指數跌幅最大是海地，過去兩年全國性的暴力抗議活動經常以記者為攻擊目標，使得海地排名下跌 21 名來到第 83 名。另外兩個跌幅最大的國家都在非洲：葛摩（下跌 19 名至第 75 名）和貝南（下跌 17 名至第 113 名）兩國違反新聞自由的事例都有暴增的情形。

RSF 的「全球指標」（衡量全球媒體自由程度的指標）在 2020 年的指數報告中略有進步，上升 0.9%。但和 2013 年首次制定這項指標時的數據相比，退步了 13%。新聞自由地圖上白色區域的國家（意即新聞自由狀況為「良好」）所佔的比例維持在 8%，但黑色區域的國家（即「狀況惡劣」）增加了兩個百分點，來到 18%。

各地區指數

儘管一些歐盟和巴爾幹國家採取壓制性政策，**歐洲**仍是最利於媒體自由的大陸。其次是**美洲**（北美、中美、南美），雖然美國和巴西兩大國已漸漸成為仇恨媒體的範本。第三名的**非洲**也面臨延長任意拘留期限和網路攻擊等問題。

違反新聞自由評分增幅最多的是**亞太地區**，上升了 1.7%。澳大利亞（下跌 5 名至第 26 名）過去一直是該地區的模範生，但現在該國的消息來源保密性和調查報導受到威脅。本區違反新聞自由評分變高，另外兩個國家也得負很大的責任。其中一個是新加坡（第 158 名），歐威爾式的「假新聞法」不但讓該國下跌 7 名，還在新聞自由地圖上加入黑色國家陣營。另一個則是香港，記者在撐民主的遊行中所受的待遇讓香港排名跌了 7 名。

一如所料，**東歐/中亞地區**在區域排名中維持多年不變的倒數第二名。對新聞工作者來說，**中東和北非**依舊是世上最危險的地區。RSF 的特派員最近在阿爾及利亞（下跌 5 名至第 146 名）遭到拘留，顯示有些國家的政府在 Covid-19 大流行之際趁機找獨立記者算帳。

威脅新聞業未來的危機

地緣政治危機

地緣政治危機是最明顯的危機之一。獨裁、專制或民粹主義政權的領導人盡一切所能壓制資訊，把他們的世界觀（零多元主義、零獨立新聞）強加在民眾身上，造成這類危機。威權政權的排名一直都很差。中國試圖建立「世界傳媒新秩序」，持續使用嚴密監控資訊的系統，大家都在這場冠狀病毒的公衛危機中看到其對全球的負面影響。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上升 2 名至第 170 名）和埃及（下跌 3 名至第 166 名）是世界上拘禁最多新聞工作者的國家。與此同時，俄羅斯（第 149 名）正在運用越來越縝密的資源網來控制網路資訊，印度（下跌 2 名至第 142 名）則在喀什米爾實行史上最久的網路宵禁。埃及把對「假新聞」的指控當成理由，藉此封鎖一些網站和網頁、撤銷認證。

科技危機

在數位化和全球化的通訊時代，缺乏適當法規已引發資訊混亂。政治宣傳、廣告、謠言和新聞報導直接互相競爭，商業、政治和新聞內容之間的界線日漸模糊，動搖言論自由的民主保障。這種現象鼓勵各國政府通過有危險性的法律，以限制假新聞傳播之名，行嚴厲打壓獨立新聞和評論之實。貝南也像新加坡一樣制定新法，理論上是要用來打擊假消息和網絡犯罪，但很有可能被用來任意限制資訊自由。疫情加速了謠言和假新聞的傳播，就跟病毒本身擴散的速度一樣快。俄羅斯、印度、菲律賓（下跌 2 名至第 136 名）和越南（第 175 名）的國家網軍就在社群媒體上使用假消息這種武器。

民主危機

去年和前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反映了人們對媒體的懷疑甚至仇恨升溫所造成的危機。現在這種危機更加惡化，導致更為嚴重、頻繁的人身暴力行為，因而在一些國家引起前所未有的

的恐懼。一些政治領袖和身邊的親信繼續公開煽動對記者的仇恨。美國（上升 3 名至第 45 名）的川普和巴西（下跌 2 名至第 107 名）的波索納洛都是民選總統，他們持續貶低媒體，在國內煽動民眾仇恨記者。巴西總統身邊的「仇恨內閣」就針對揭露政府機密的記者發動大規模的網路攻擊。自從冠狀病毒開始大流行，波索納洛總統對媒體的攻擊力度也跟著升高，責怪他們「歇斯底里」，過於恐慌。

信任危機

大眾懷疑某些媒體播送或刊出的新聞報導遭到不可靠資訊污染，這股不信任感持續上升。根據愛德曼公關公司發表的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參與最新跨國調查的民眾裡面，57%的人認為自己使用的媒體受到不可信資訊的污染。在這種信任危機的摧毀下，記者成為許多國家民眾在大型抗議活動中洩憤的對象，這些國家包括伊拉克、黎巴嫩（下跌 1 名至第 102 名）、智利（下跌 5 名至第 51 名）、玻利維亞（下跌 1 名至第 114 名）、厄瓜多爾（下跌 1 名至第 98 名），還有法國（下跌 2 名至第 32 名），當地的記者同時也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另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就是民族主義者或極右翼激進組織公開將矛頭對準記者。除了西班牙（第 29 名）、奧地利（下跌 2 名至第 18 名）、義大利（下跌 2 名至第 41 名）和希臘（第 65 名）出現這種情況之外，阿富汗（下跌 1 名至第 112 名）的塔利班和緬甸（下跌 1 名至第 139 名）一些佛教激進派更不惜使用暴力把他們的世界觀強加於媒體。

經濟危機

數位化轉型已經擊垮多國媒體。銷量下跌、廣告收入銳減、生產和發行成本增加（主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在在都迫使新聞機構重組並裁員。美國媒體的工作職位在過去十年消失一半，不但造成一些社會後果，也使全球媒體的編輯自由受到影響，經濟狀況較差的報社自然較難抵抗壓力。

經濟危機不但突顯媒體所有權集中的現象，更突顯利益衝突，兩者都威脅到新聞業的多元化和獨立性。捷克最富有的億萬富翁收購中歐媒體（CME）一事已使幾個東歐國家開始提高警覺，因為當地極具影響力的電視頻道都由 CME 掌控。除了阿根廷（下跌 7 名至第 64 名）之外，亞洲也開始嘗到所有權集中的苦果。日本（上升 1 名至第 66 名）的新聞編輯仍深受所屬集團老闆影響，而這些持有媒體的財團一向以商業利益為優先考量。如今台灣（下跌 1 名至第 43 名）和東加（下跌 5 名至第 50 名）都是利潤動機至上，促使媒體變得兩極化且重口味，不但使他們更加失信於民，同時也突顯公共信任危機。

我們如何編制全球指數報告

自 2002 年起，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都會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為 180 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自由度評分排名。評估內容包括多元化的程度、媒體獨立性、媒體環境和自我審查、法律架構、透明度以及用以產出新聞、資訊的基礎設施品質。政府政策不在評量範圍內。

我們邀請世界各地的專家完成一份以 20 種語言進行的問卷調查，接著針對問卷答案進行質性分析，以此計算出各國的國家評分（評量項目包括限制和違反新聞自由的情形，因此該項目分數越高就表示情況越差），最後再根據各國評分計算出全球指標和區域指標評分。由於指數報告越來越受到各界重視，現在也成了極為有用的倡議工具。